

迁徙之路：一只藏羚羊的自白

我是藏羚羊，有着淡棕褐色的毛色，褐白灰色的脸，体型优美健壮，动作敏捷矫健，你们都叫我“高原精灵”。这是我的故事。



6月17日，鲁确塘草原，刚出生不久的小藏羚羊跟着母藏羚羊在草原上漫步。新华社发



6月15日清晨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摄的迁徙中的母藏羚羊。新华社发

我们生活的地方空气稀薄气候恶劣

青藏高原是我的家乡，我是在漫长的繁衍、分化历程中走得最远、最高的羚羊，具有其它羚羊望尘莫及的抗缺氧、耐高寒和擅奔跑的能力。

现在的我们，生活在藏北羌塘高原、青海可可西里和新疆阿尔金山区域。这是一片海拔3700—5500米的高山草原、草甸和高寒荒漠地带，空气稀薄、气候条件恶劣。

我的祖先演化出种种“特异功能”，以适应这里的环境——我有一颗“大心脏”，超过体重的3%；我的血液中含有大量的红血球，能够携带大量的氧气；我的口腔、鼻腔宽大且两侧鼓胀，能够吸入更多空气；我的绒毛结构中空，密密层层地覆盖在身上，阳光下可以隔热，暴风雪时可以挡风防寒；我能以80公里的平均时速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长距离奔跑，极速可达110公里，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之一。

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之一的福娃“迎迎”，就是以我为原型，赞扬我顽强的生命力和挑战极限的精神。

我们没有固定的小家，活动范

围随季节变化和食物条件而改变。

秋冬季节，我们活动得比较分散，姐妹们带着孩子一起觅食生活，雄性羚羊自己结集成群。寒冬是恋爱的季节，我们开始与雄性合群而居。这时，雄性的面孔和四肢的前部变黑，俊美异常，它们会通过激烈的角斗争夺我们的欢心，经过约会、亲密接近，形成一个临时家庭，在荒原上互相追逐，尽情嬉戏……

怀孕之后，我们把上年出生的宝宝交给雄性保护，自己四处寻找隐蔽的环境活动。直到夏日临近，产前一月，成千上万的我们开始集结，在少数几只雄性的带领下，翻山越岭，踏冰涉水，穿越荒漠，浩浩荡荡前往千里之外的“大产房”。

我们的迁徙之路，来回行程最长可达2000公里。迁徙，从海拔较低的地方，到环境更恶劣的高海拔区域，不为觅食，而为新生。这应该是为了更安静、更安全。

可是这一路凶险艰难。很多地方寸草不生，乱石如刀。很多时候要对抗狂风暴雪，还要提防猛兽袭击。但我们始终遵循同样的时间和路线，年复一年，一往无前……

2

我们凭保护色保全自己生存下来

生完宝宝，在严寒到来之前，我们又踏上归路。

很多同伴，永远留在了迁徙路上。遇到天敌，我们只能拼命奔跑；而小宝宝只能把大脑袋紧紧地贴在地面，仅凭保护色保全自己。但最终，它们只有三分之一能存活。

这就是大自然，千百万年来，我们就是这么生存下来的。

细密的绒毛和迁徙的天性，曾经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。

40多年前，为夺取我们的绒毛制作“沙图什”披肩，你们中的一些人潜伏在我们迁徙的路上，疯狂地屠杀我们。1995年，我的族群大约只剩下50000—75000头。也是在那时，你们中一群勇敢善良的人们挺身而出，用自己的青春、热血和生命，挡在盗猎分子的子弹与我们之间，为我的族群赢得了喘息和重生的机会。索南达杰、罗布玉杰……勇士们的名字至今仍在高原上被传颂。

如今，你们专门派人保护我们，甚至收留和救治我们受伤的同类。现在，我的族群仅在西藏境内就已增长到30多万只，保护等级也已从“濒危”转到“近危”，距“无危”已不远。

据说，1000万年前我的祖先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，因此我的族群见证了青藏高原隆升变成“世界屋脊”的漫长过程，也挺过了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的剧变。

未来，我希望我的子孙能与你们的子孙一起，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，和谐共生！

这就是我，一头藏羚羊的自白。

据新华社